

国际政治

从两枝世界政治论看“阿拉伯之春”

安高乐

【摘要】“阿拉伯之春”让中东—北非各国政治转型充满动荡和磨难,其原因众说纷纭。本文重点选取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三国作为个案,结合“两枝世界政治理论”的微观参数、中观参数和宏观参数分析阿拉伯巨变的内因和外因。从微观参数来看,以信息革命为主的公民技能革命使中东—北非各国公民技能普遍提高,从而对政府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从中观参数来看,中东—北非各国政府的绩效标准日益不能满足公众更高的要求,导致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和信赖出现危机;从宏观参数来看,国家行为体之间、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相互作用,联合国及法国等对反对派的支持使得中东—北非各国国内问题国际化。在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国际国内因素影响下,阿拉伯世界未来前景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关键词】“阿拉伯之春”;两枝世界政治;威权政治;突尼斯;埃及;利比亚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12)05-0014-18

始于2010年12月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迅速波及中东—北非地区,开启了所谓的“第四波”民主化高潮。是什么导致“阿拉伯之春”?学者们从经济或宗教的角度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文运用詹姆斯·罗斯诺所提出的“两枝世界政治理论”对其进行分析。罗斯诺认为,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入一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代,世界已出现从“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无政府体系向以国家为单位的体系与多中心的国际体系相结合的“两枝”世界政治过渡的趋势。他同时提出了冷战后世界秩序的“三层面、三参数”的分析,即微观层面上的个人行为分析、中观层面上的国家机构(政府)分析以及宏观层面上的国际体系分析。微观参数即个人层面,指公民技能的提高对政府绩效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政府合法性构成挑战、从而对政府提出变革性要求。中观参数即政府层面,指政府合法性越来越需要建立在绩效标准的基础之上。宏观参数即国际社会层面,指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从而导致国内问题国际化,地区问题一体化趋势的出现。微观参数、中观参数和宏观参数互为因果,微观参数和宏观参数共同作用于中观参数,决定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本文将选取比较典型的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作为个案进行研

究,希望对相关研究能有所裨益。

一、微观参数:公民技能的普遍提高对政府执政能力提出了新挑战

根据罗斯诺的两枝世界政治理论,微观参数是指公民技能。他提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信息技术革命、跨国社会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深正日益造就出一代政治上更为敏感、情感上更为自主的公民。⁽¹⁾公民对影响他们的公共政策以及他们自身在世界所处的位置更为熟悉,对政治性事务更能理性地分析和评价,这些导致一场公民技能革命。罗斯诺认为,公民技能革命应该具备的因素包括教育水平的提高、现代传媒工具的普及程度等,⁽²⁾其意义在于“人们将更易于参与集体活动,向公共制度和公共组织施压,以满足个人的要求。”换言之,公民对政治活动的热情和参与度以及维权意识随着公民技能的提高而增加,从而对政府绩效提出了新的挑战。⁽³⁾

从爆发革命的中东—北非国家来看,公民技能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社交网络和移动电话等现代传媒工具的普及。阿拉伯社交媒体报告的相关数据表明,与革命前相比,突尼斯、阿曼、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巴林国家脸谱网用户在革命期间和革命

后增加了两倍,在有些国家甚至增加了3倍。在推特用户使用方面,巴林和卡塔尔普及率最高,分别占该国人口的8.46%和7.53%,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推特用户数量在阿拉伯世界分列13、4、9、12位。⁽⁴⁾

随着公民技能的不断提高,要求参与管理国家、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盖洛普相关报告表明:虽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巴林等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居民幸福健康指数和公民对社会的参与度却呈下降趋势。⁽⁵⁾其中年轻人受到的影响最大,他们主要居住在城市,以年龄偏低(平均为25岁左右)、文化水平高、结婚年龄晚为主要群体特征,他们对政府日益不满,要求改变现状。但是大多数威权统治者却竭力维持既得利益,采取高度压制的方法,不愿对民众的诉求做出积极回应。于是,在老年化的威权统治和年轻化的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张力,成为革命爆发的直接诱因。⁽⁶⁾

如果说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是革命爆发的直接诱因的话,现代传媒工具则为革命爆发提供了可能性,有的学者甚至将阿拉伯之春称为“社交媒体革命”,认为社交媒体不仅在提高公民技能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场革命的爆发。年轻人利用新闻媒体组织和平示威运动,中东问题专家多拉吉(Dorraji)指出“因为年轻人擅长使用现代传媒技术,所以他们藉此了解到世界各国的民主权利状况,并希望获得民主自由,如果没有对现代传媒技术的广泛使用,这场革命可能不会发生。”另一位政治学者凯撒林·德瓦(Katharine Dewar)也认为,“媒体在整个中东革命中真正地改变了一切”。⁽⁷⁾德国著名学者穆罕默德·阿里·阿塔斯提出,“这些通讯工具把这场革命从植根于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对政治忠诚的惯性和压力中解放出来”。⁽⁸⁾

网络不一定是革命的工具,但却是极为便利的交流工具。当突尼斯小贩布瓦吉吉在广场点火自焚引发群众反政府抗议游行时,当局逮捕部分示威者并实行刑讯逼供、严刑拷打,全世界的大多电视台和印刷媒体对此反应迟钝,而突尼斯国内诸如视频分享网站等许多因特网受到过滤器的干扰,只有脸谱网(Facebook)和推特(Twitter)未被封锁,成为重要的平台,迅速传播自焚事件和其他抗议活动。布瓦吉吉事件被记者用手机拍摄下来,通过脸谱网和推特等传递给大众,从而揭露警察的暴行。⁽⁹⁾

虽然不能因此而认为,脸谱网和推特等网络的普

及与中东—北非革命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关系,或者在组织民众革命中扮演决定性甚至惟一的角色,但是,在中东和北非大多数国家,这些网络的增加和普及(尤其是在也门)与该地区的革命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这些网络在组织活动中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

二、中观参数:腐败导致政府合法性下降

中观参数是指权威结构,即政府。罗斯诺认为,公民技能的提高对政府施加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巨大、更持久的政治压力,导致政权危机的出现。政府和其他类型的社会权威越来越需要满足公民提出的要求,这也就是说,政府的合法性越来越建立在绩效标准的基础上。政府依然可以维护一定的公共秩序,但他们在挑剔的公众面前解决实质性问题的能力相对下降了。因为,如果政府不能满足民众诸如民主方面的诉求,随时都会面临失去民众支持与合作的危险,民众甚至会组织起来反对、推翻政府,重新建立新政权。⁽¹⁰⁾在发生革命的中东和北非国家中,突尼斯、埃及、叙利亚和其他许多阿拉伯国家一样,他们的政府是介于“极权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属于威权政治。⁽¹¹⁾其发展方式有两种可能:一方面,向前可发展为民主政治;另一方面,可蜕变为长期一党专制的准极权形式。随着冷战的结束,第三波的兴起,威权政治无一不面临公民技能革命的挑战。⁽¹²⁾

突尼斯自1956年从法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以来,先后经历了布尔吉巴(1959—1987)和本·阿里(1987—2011)两位总统的威权统治。虽然布尔吉巴早在1957年就宣布建立突尼斯共和国,开始现代化进程,但是突尼斯并没有沿着共和国的道路向前发展,而是形成了介于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间的一种政治体制——威权政治(也有学者称之为权威政治)。而1987年本·阿里上台后,更是违背了自己“建立一个更加开明和宽松的社会”的初衷,大规模扩充安全部队,镇压各种反对派并严格控制新闻媒体,把突尼斯变成一个完全的警察国家。统治集团裙带关系成风,少数政治家族疯狂聚敛财富,本·阿里家族就因为聚集了高达35亿英镑的巨额财富而被称作黑手党式精英。⁽¹³⁾由于体制僵化、贪污腐败成风、经济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加之长期缺乏民主安全阀这一调节器,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潜在的矛盾一并激化出来,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导致本·阿里政权的崩溃。

埃及自1952年起长期实行一党专政,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威权主义政治模式。1970年萨达特继任总统后颁布了埃及新宪法,从法理上加强了总统的权力,使得议会之类的民主机构无足轻重。1981年,穆巴拉克接任总统后一度开始了短期的温和政治改革,包括在1987年的议会选举中接纳22%的反对派代表。然而,20世纪90年代,为了镇压反对派和国内恐怖主义组织,这一方兴未艾的改革便戛然而止。之后,从2000年到穆巴拉克下台,尽管执政的全国民主党多次承诺将进行改革,但每次都令人大失所望。同时,穆巴拉克对外继承萨达特式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每年接受美国20亿美元左右的援助,成为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支柱。⁽¹⁴⁾在对内政策上,穆巴拉克重拾纳赛尔时代的铁腕统治,以镇压穆斯林兄弟会、清洗武装部队等专制手段维护社会稳定。为了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穆巴拉克取消了副总统职务,并逐渐演化到追求权力世袭、家族式贪污,最终沦落到阶下囚的悲剧下场。

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于1969年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根据“丛林法则”进行统治。卡扎菲自己声称,“当今的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一样,是权力之间的争斗……其结果往往是特殊的政府结构获得胜利、人民和普适性的民主被政治强人和威权政治所击败。”遵循这一逻辑,卡扎菲在政治上采取具有明显部族政治特征的统治方式,频繁更换军政官员,弱化武装部队,并以精锐的家族卫队取而代之;官商勾结,腐败成风,与政府有联系的精英集团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这些政权因日趋服务于少数权贵,缺乏足够的‘实质合法性’,难以赢得左翼和中下层民众的支持;同时,又因为家族世袭或终身执政,缺乏足够的‘程序合法性’,难以赢得西式民主派认可。在这些当权者周围的支持者中,除了少数特权集团和既得利益者外,剩下的几乎都是反对派:穷人憎恨富人豪华奢侈,平民憎恨权贵巧取豪夺,教士憎恨世俗化带来声色犬马,民主派憎恨专制统治。换句话说,权贵统治几乎总是自动为自己培养掘墓人和反对者。而在如今这场突如其来的动荡冲击波中,就出现了‘昔日革命者被再次革命’的怪现象。”⁽¹⁵⁾

可以看出: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三国民众对政府的态度经历了服从—反对—革命到推翻威权统治、建立新政权的过程。这说明公民技能提高后,政府的权威越来越需要满足民众日益提高的要求,如果政府不抓住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行政治改革,将威权政治发展成民主政治,忽略民众诸如民主等方面的诉求,难免沦落到失去民众的支持与合作、最终被推翻的

下场。

三、宏观参数:国际社会对反对派的支持导致国内问题国际化

宏观参数是指世界政治的两枝结构(bifurcated structure of world politics)。伴随着全球化的冲击,世界政治领域发生了公民技能革命和权威结构的重组,进而导致整个世界政治的根本结构向“两枝化”⁽¹⁶⁾方向发展。罗斯诺认为,在后国际政治时代,各种跨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组成的多中心世界正在弱化国家为中心的世界所拥有的支配地位,并且,国家为中心世界里的行为者与多中心世界的对等行为者发生竞争、合作、互动和共存的关系。⁽¹⁷⁾在“阿拉伯之春”整个过程中,不管是西方民主国家、国际社会、跨国家行为体还是次国家行为体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选取与突尼斯、利比亚有密切联系且拥有相当比例穆斯林人口的法国作为国家行为体,集体安全机构联合国作为非国家行为体进行研究。

1. 法国

法国对待“阿拉伯之春”的态度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表现为最初对突尼斯革命的谨慎观望和随后对利比亚反对派的积极支持。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初期,法国一度持观望态度,谨慎行事,但是,随着突尼斯革命的迅猛发展,法国政府改变了立场。亲本·阿里政府的外交部长米歇尔·阿利奥—玛丽(Michele Alliot-Marie)于2011年2月28日被迫辞职,继任者阿兰·朱佩(Alain Juppe)上台后,就法国对突政策进行了批判,表示将重新审视突尼斯的民主运动。他在声明中说,因为“西方国家把突尼斯看作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而忽视了突尼斯社会对当局的不满。”⁽¹⁸⁾法国对突政策的变化还表现为拒绝向本·阿里提供庇护所,本·阿里被推翻后,一度启程前往法国希望寻求政治避难,但法当局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迫使他中途改道,逃往沙特阿拉伯。

与之相比,法国在对待利比亚革命的态度上要更为积极。利比亚内战爆发以来,法国外交部对此迅速做出反应,强烈谴责这一“行径”,并采取单边和多边行动,充当了国际社会的急先锋。派出外长朱佩前往纽约游说联合国官员的同时,法国还向利比亚示威者发送了第一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而且,当利比亚过渡国民委员会宣布自己作为利比亚人民惟一的合法代表时,法国首先予以承认;⁽¹⁹⁾当联合国通过1973号决议,阿拉伯联盟宣布支持“奥德赛黎明行动”时,也是法国

战机首先对利比亚军事设施进行了空中打击。⁽²⁰⁾

2. 联合国

自突尼斯爆发革命以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迅速做出反应,决定支持争取民主和自由的一方,并就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和巴林局势发表系列声明,表明联合国的立场。

针对利比亚卡扎菲政府镇压示威者的情况,安理会将其提交给国际刑事法庭,并于2011年2月26日、3月17日分别通过了1970和1973号制裁决议,认为“目前利比亚政府大规模地袭击平民的行为违反了人道主义”,要求立即停火,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授权会员国对卡扎菲政府的武装力量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护平民免受袭击;呼吁就政治改革进行对话,找到和平稳定的途径,并派遣特使、与“非盟”和平安委员会成员一道前往利比亚等。⁽²¹⁾而且根据1970和1973号决议,“国际接触团”(International Contact Group)支持反对派,禁止包括卡扎菲在内的利比亚领导人外出旅游,并冻结其财产。不言而喻,这一系列限制措施即使不是要公开推翻卡扎菲政府,也是要限制其国际生存空间。

除利比亚外,联合国安理会在相关阿拉伯国家积极斡旋,敦促各国政府将权力移交给人民。潘基文表示,镇压本国人民最终是“死路一条”,要求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停止对平民使用一切暴力。同样,敦促也门各方通过政治对话完成政治转型,结束不稳定状态,以满足人民的要求。⁽²²⁾

可以看出,虽然法国和联合国对待“阿拉伯之春”的态度略有不同:法国从谨慎对待突尼斯革命到积极支持利比亚反对派,其态度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而联合国则以通过决议的方式制裁卡扎菲政府,限制其生存空间。但总体上看,两个宏观参数都对革命持同情和支持态度,这说明在后冷战时代,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多中心世界日益削弱国家中心的世界所拥有的支配地位,于是出现国内问题国际化、地区问题一体化的势头。

四、关于阿拉伯世界前景的思考

在中东和北非,政府没有抓住经济发展机遇期及时进行政治改革,反而日趋专制独裁、腐化堕落,在民众中的合法性和认同度逐渐下降,结果引发“阿拉伯之春”这股革命浪潮。然而,部分学者认为,中东—北非革命中的示威者仅仅是为了争取面包和黄油,而不是

争取民主。在他们看来,阿拉伯世界对民主浪潮具有排斥性,席卷东欧、拉丁美洲、东亚、最后到达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民主运动都与之毫无关联。一些种族主义者甚至公开宣称,阿拉伯是一个例外,伊斯兰文化与人权宪章和民主文化不具有兼容性。由此得出结论:民主不是普适性的,而是具体的,且应符合本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应该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所以他们认为中东—北非穆斯林世界与民主不具有兼容性,从民主运动的视角来看待“阿拉伯之春”有悖于穆斯林文化传统。⁽²³⁾但是,不管任何形式的文化和传统,人民都有参与管理国家的政治诉求,有表达自己(包括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愿望。在中东—北非革命中,人民从一开始就期待出现一个积极的政府,在这种政体下,人民能够决定国家的命运。

即使威权统治者被赶下台,是否就能保证该地区开启一波新的民主转型?研究民主化的学者认为,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需要两步走的过程:第一步推翻威权政体,第二步建立民主基石。两步各自独立,其中第一步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第二步的胜利。在威权政体的废墟上建立民主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该地区业已存在一些积极的条件,有利于顺利实现民主。从历史来看,相关国家经济发展到达一定的水平、较高的识字率、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不存在尖锐的教派和种族矛盾,这些条件使得建立民主更切实可行,更重要的是存在数量众多且愿意实现民主的精英群体。

突尼斯的条件比它的多数邻国更有利于民主转型。该国拥有较高的识字率和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种族和宗教基本相同。但该国数十年的威权统治阻碍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同时,缺乏反对党监督的体制也妨碍了公平竞选的机会。到目前为止,新政权非常成功地推翻了旧精英统治,承诺宪政改革并开始实行选举,可以说,目前突尼斯已经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埃及的情况总体也比较乐观。和突尼斯一样,埃及属于单一民族国家,对国家的认同远远大于对宗教的认同。但是,埃及的中产阶级数量较少,识字率很低,大多数人口处于赤贫状态。另外,穆巴拉克几十年的威权统治严重削弱了公民社会。⁽²⁴⁾埃及虽选举出二战以来的首位民选总统,但军方仍是一股强大的势力。⁽²⁵⁾

利比亚的情况较为复杂,国民临时委员会虽然接管了政权,但仍面临各方压力,这些压力不仅来自伊斯兰教组织和政党,而且各教派相互倾轧,试图削弱竞争对手,力争主导利比亚的未来。此外,根深蒂固的裙带

关系和腐败问题也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只有付出巨大努力克服这些潜在的问题,建立国家认同感和方向感,利比亚未来的民主才能实现。⁽²⁶⁾

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革命是对阿拉伯威权政治的突破,且突尼斯和埃及民主化的成功开端可能为该地区提供一种示范。政治分析家一直认为示威运动在传播民主中能发挥重大作用,尤其是周边国家与之有着地缘临近、文化亲缘、历史相似等特征时,显得尤为突出。

[注释]

- (1) James Rosenau,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20-235.
- (2) 转引自秦亚青《理性与国际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M],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62 页。
- (3) James Rosenau, “Normative Challenges in a Turbulent World”,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 1992.
- (4) Dubai School of Government, “Civior Movement: The Impact of Facebook and Twitter”, *Arab Social Media Report*, Vol. 1, No. 2, May 2011.
- (5) Catherine Walker, “Big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Could Big Society be both cause and cure of the Arab revolutions?” *Directory of Social Change*, May 2011.
- (6) [8] [23] Mohammed Ali Attasi, “What the People Want”, Layla Al-Zubaidi (ed.), *People’s Power: The Arab World in Revolt*, Berlin: the Heinrich Böll stiftung(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 2011, pp. 28-35.
- (7) Mandy Naglich, “Panel: Social Media Helped Spur Revolution in Middle East”, *Thursday*, March 24, 2011, Volume 108. Issue 88, p. 1.
- (9) Gigi Ibrahim, “Mobile revolution”, Irina Bokova (ed.), *The UNESCO Courier*, July-September 2011,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p. 11.
- (10)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14 页。
- (11) “威权主义”是西方学者区分当代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术语,通常与“极权主义”和“民主政治”并列,其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相应政治形态被称为“威权政治”和威权政府,相关论述详见胡安·林兹《政治科学大全》(第 3 卷)[M],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 年版。
- (12)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la. and London: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3) 王猛《阿拉伯国家剧变与威权政治》[J],《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 7 期,第 42 页。
- (14) Jeremy M. Sharp, “Egypt: The January 25 R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 S. Foreign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11, 2011, p. 25.
- (15) 田文林《对当前阿拉伯国家变局的深度解读》[J],《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 3 期,第 32 页。
- (16) 所谓两枝化,是指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 (state-centric world) 和多中心的世界 (multi-centric world) 逐渐从过去以国家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中分化出来的过程,即从“两超”到“两枝”的演变,相关论述详见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15 页。
- (17) James Nausenau, “The Relocation of Authority in a Shrinking World”, *Comparatives Politics*, April 1992.
- (18) Lucas Skupin, “To What extent did the Arab Spring trigger a transformation of dominant paradigms in French Foreign Policy?” *Central International de formation européenne*, Institute européen des haut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欧洲国际工会及高等教育机构), June 20th, 2011, p. 33.
- (19) “France and Libya: Sarkozy’s Libyan surprise”, *The Economist*, March 14th, 2011.
- (20) “French Fighter Jets Open Fire in Libya as Western Military Intervention Begins”, CNN, March 19th, 2011.
- (21) Robin Collins, “Thinking About Libya,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d Regime Change: A Lessons Learned Discussion Paper”, *World Federalist Movement – Canada*, October, 2011, p. 1.
- (22) Hakim Almasmari, “Yemen opposition welcomes U. N. call for power”, http://articles.cnn.com/2011-08-10/world/yemen.unrest_1_yemen-opposition-yemeni-people-mohammed-qahtan?_s=PM:WORLD. 访问日期: 2012 年 2 月 10 日。
- (24) Eva Bellin, “Lessons from the Jasmine and Nile Revolutions: Possibilities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Brief*, May 2011, No. 50, p. 6.
- (25) Jeff Martini and Julie Taylor, “Commanding Democracy in Egypt: The Military’s Attempt to Manage the Futur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1.
- (26) Ashok Singh, “Libya after Gaddafi: A Big Future”, *Foreign Affairs*, Nov. 5, 2011, p. 2.

作者简介:安高乐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1 级博士研究生。(成都 610064)

收稿日期:2012-06-03

修改日期:2012-07-13

CONTEN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1 The Issue of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of EU's Inclusion of Aviation in the ETS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 by Zhang Hua
- With the aim of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 EU includes the aviation activities in the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TS") . However , some provisions of Directive 2008/101/EC will produce the effect of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 which could violate the sovereignty principle.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s quite controversial in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 and in practice , states may draw on different doctrines to defend its legality. In the Case ATA and Others , ECJ determines the legality of Directive 2008/101/EC in terms of *ratione loci* and effect doctrine , while its legal reasoning is not so persuasive , and therefore , the fact cannot be totally ignored that Directive 2008/101/EC violates international law in several aspects. To conclude , China may take different measures to make EU amend those unjustifiable provisions of Directive 2008/101/EC.
- 7 On Motivations of EU Climate Policy by Gao Xiaosheng & Yan Shuangwu
- The European Union , leader and active promoter in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still sticks to the bottom-line of its climate policy in spite of the shock and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European Sovereign Debt Crisis. All of these can be attributed to attainment of economic interests , reduction of dependency on fossil and imported energy , promotion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support of EU civil society in terms of EU internal factors. At the same time ,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climate regime , the negativ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EU as well as extension of "EU Model" also play a role. Judging from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se factors in EU climate policy , it's most likely for the European Union to continue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in the future.
- 14 Arab Spring and Bifurcated Structure of World Politics by An Gaole
- The Jasmine Revolution , first breaking out in Tunisia , and then sweeping across the whol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erms of its scale and impact. There are various analyses about its causes , while this dissertation selects Tunisia , Egypt and Syria as cases combining the micro-parameter , median-parameter and macro-parameter proposed by James Rosenau to analyze the external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causes for Arab Spring , and probe into its possible futu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19 Research on Deradic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Using Saudi's PRAC as a Case Study by Hu Yu
- A comprehensive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 not only relies on the deterrence and suppression with military , legal , economic means , bu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at the re-educational level. Only through disengagement distance from violent behavior and deradicalisation to discard extremist thoughts can counterterrorism effectively destroy the evil effects of terrorism and extremism. The entry point for this essay is to define the relative conceptions of radicalization and deradicalization , and to elaborate on the processes and characteristics , such as triggering , weighing costs & benefits , turning point , disengagement , etc. Using Saudi's PRAC as a case study , it analyzes i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 function , process , concrete effect , and specific and general significance and presents some insights from the research.